

流年记

八月随笔

牛图

八一坛子

当年一批批来养伤的八路军将士,把烈属大娘的坛子称作八一坛子。

贴上爱心标签的坛子,烈属大娘把它当成心来珍重。一个个伤员吃过坛子里的鸡蛋、小米。一个个后来的将军,吃过大娘变卖嫁妆换来的营养。打开坛子,总会魔术般变换花样,一天十几次饭食,给伤员供着能量。坛子是个宝囊,打开,总给伤病员们希望。不是大娘富有,心血变奶汁,空气变营养。

如今,搬不动坛子的大娘,想把积攒了一辈子的心血装进坛子里,可她没了力气和能量。

她对来看望的客人说,给我一块肥肥的白膘肉吧!临了压压舌头,别笑话我这个馋虫子。

客人泪流满面,喊一声“俺的娘哟!”一骑超音速快马穿过时空,“感恩肉”保质保鲜地摆在大娘炕前。面对一碗肥嘟嘟香喷喷的肉,老大娘抿了抿干裂的嘴唇,无力的舌头已经擎不起那一辈子未满足的欲望。

大娘望一望墙上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发黄的遗像,老头子的名字在上。多么像后人的光荣榜。

大娘笑得很满足,深呼吸一口,把肉留在心爱的坛子里。她想:某一天,养伤的战士会用到它。大娘再望一眼墙上的遗像,她在寻找自己的位置。

大娘啊,老奶奶啊!纪念馆的画廊里有您的形象。

八一枪声

时间无声无息,用一把刀子把姥爷的记忆给取走了。

那天,看到门前的树叶吧嗒掉落在眼前,姥爷说,看,掉头了!姥爷手拿根棍子,对着空中,嘴里喊,啪啪!八一的枪声响了!

静默中的姥爷,如坐下的石头一样,一动不动。他眼里什么也没有,不叫他,会坐到海枯石烂。

只要看见落叶,哪怕一枚很小的无声音的落叶,他都会大喊:啪啪!然后将棍子向天空里劈。

姥爷说,他脑子里只有枪声了。

我见姥爷举起棍子后朝下劈,目光盯着落叶。他的左面,空袖子扬起,如马鬃在飞。

姥爷并没痴呆,许多战争画面占满了他的大脑。

八月桂花

八月除了热,除了汗,不忘自己的职责。

路边的树已心宽体胖了,那些绿叶串连起来,不见树枝。鸟儿欢了,蝉也安全地歌唱。仰头一望,一滴绿汁落到脸上,一双季节的手,在为树减肥呢!

早晨走在路上,暂且把凉爽的空气吸进心肺,做好抵御酷热的准备。忽然闻到了一股淡淡的清香,再嗅,断断续续而来,如渺茫的歌声似的。旁边门头房前的台阶上,一溜盆栽的翠

绿的桂花,开着红白黄不同颜色的花。桂花不妖冶,也没有牡丹的大方,它朴素实在,四片花瓣中间,掬起一粒粒蜜似的花蕊,于是,空气中一丝丝蜜缠绕了人的脚步,也引诱蜜蜂早醒,忙着采香采蜜呢!在绿肥红瘦季节,桂花静悄悄开了,火红的夏里,她很低调。

主人在为桂花喷水,暗香浮动,街道香了。该为桂花点赞了!

八月雨

八月的雨偏心。走在路右边需打伞,在路左边不见雨点儿。

每次下雨,我会观察避免受雨淋。

雨似人的呼吸,长吸一口气,然后,再呼出。我会看见云忽然厚了,忽然薄了。我在它呼吸间,选择忽左忽右,走走停停。

雨点儿没选择,跟风而行。走在风的摇摆中,自然会不怕淋雨。

春天有生机,有爱心,雨会细细地下,阳光一样普洒大地。

秋雨也耐心,绵绵而下。它藏了心思,想沾点儿丰收的喜悦,带走一些甜香。

下透的雨为甘霖,没有雨的地方,人们埋怨雨为偏心的老子。那些山呢!高的不怕洪水滔天,低洼的只能在水里呜咽。

走在雨中,那就没必要躲避雨。淋到身上的雨,叫有缘,是甘霖。雨中我看见叶子都是展开自己的。

八月的月亮

八月的月亮因为云雨,羞于展示,如一首没锤炼的诗,在酷热中打磨,为中秋节蓄势。闷热,昼长夜短,人人盼着凉意,此时很少有赏月人。经常看月亮的人,在乡下是那些摇扇子的老婆婆。跟她们坐在一起,月亮会下来。老婆婆们的逗笑,抹平了月亮的那些灰暗的词语。

悠闲人偶尔抬头望月,月亮的桂花树滴出泪水,它会陪你忧郁,存下你不好的情绪,但它不会劝说。

我喜欢在快乐时望月,倍增其快乐。快乐也被月亮存下了,当我彷徨郁闷时,月亮善待我,把那些快乐打包给我。

世界这么大,星空般的人群有多少不圆满?月缺告诉你,它不愿见那些所谓的不快乐。我告诉你,月亮把快乐聚焦在它圆满时,那是你接受好心情的时刻。

八月的老房子

老房子无人居住,只有阳光按时光临,在每个角落留下时间刻度,雨会在八月频繁造访,隔窗棂呼喊,从屋顶打扰。房子里的老物件坚守着,捂住乡愁。沉落一件,乡愁消瘦一圈。它们曾目睹:主人一天天矮下去的身影,弓起的腰。它们同样在担忧时间对自己的打扰。

我曾经想把老房子卖掉,把乡愁封起来。房子长出了毛毛草,长出了瓦松。卑微的草木都攀高,不甘堕落,它在替我打捞乡愁?修缮老房子,跟瓦松毛毛草一起承受八月的风雨。

诗歌港

七月

彭贤春

流火,流火,流火
所有心事,都幻化成,青铜浇铸的黄昏

我孤独地狂奔,像深山穿行的老马
我安静地思考,如空谷吐蕊的幽兰

削竹为笛,吹出的旧事,泛黄
扯云作笺,写过的半生,仿佛山路弯弯

葱茏属于七月,滴翠治愈了隐隐旧疾
有云,有飞鸟掠过
我便看见一片,干净天空

不必虚构,更深的幽寂
源自一袭暮色,落于石隙的月光
清风一吹,便撒满人间

哦,在这个七月
我喜欢歌唱,喜欢轻放余生
和一颗日渐丰盈的灵魂

畅游大海

刘学光

畅游在海里
与大海亲吻
似母亲的怀抱
惬意欢快

浪花
翻滚着
叫嚣着
嬉闹着
心跳与呼吸
同海浪起伏跌宕
潮声
叩击着耳鼓

风,与浪同行
潮,涨落有度
海与天一色

游人如织
白云俏皮逗笑
击水回敬
海鸥盘旋鸣叫
拍水还礼
脚下的小鱼儿
亲昵温柔
和谐欢畅

畅游碧海
遥望诗和远方
烟台的大海
夏日的欢畅

思绪

奋力

摸不着
看不见
像爷爷吐出的烟圈
似奶奶纺出的棉线

似细雨连绵
如雾气弥漫
缠绕你我心间,
不分贫富贵贱

来无踪
去无影
想国家大事
思家长里短

漫步牟氏庄园

丁彩霞

夏日的栖霞,高远的蓝天上,朵朵像层叠的白雪,如大捧的棉花糖点缀其间。太阳老大,风却并不热,花草树木清亮丰满,几只蝉儿在叽叽地轻唱。一切都闲适自在,可心宜人。

坐落在白洋河畔的牟氏庄园,以它的传奇和神秘,吸引着渴慕亲近它的游人们。这座庞大的建筑群虽历经几百年沧桑,仍彰显着它的恢弘大气,散发着独特魅力。

挡在眼前的高墙坚固敦实,把庄园很好地保护起来,高不可攀。又高又宽的黑漆大门,门脚两侧一对石鼓,雕工精细,图案唯美,活灵活现,虽历经风雨依旧容颜不改。门槛高得可以,足足80厘米。

细看庄园大且气派,布局完整,井井有条,古朴典雅。建造庄园的能工巧匠真是用心,用几块石头大做文章。院子里那张石桌,图案是石头拼成的蝙蝠和铜钱。庄园里那面又宽又长的虎皮墙,

上面依次展开用石头拼成的花卉图案,如牡丹、莲花、菊花、梅花,还

有宝葫芦、花瓶、乌龟等许多景物,寓意吉祥。主人和工匠真是心思缜密。

还有那石墙,用光滑平整尺寸相同的石块堆砌而成。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没有泥沙或小石子抹缝,却能做到严丝合缝。这是多么精巧的手艺啊,主人牟墨林很会揣摩人性,他把铜钱发给工匠,墙缝大了,就用铜钱垫缝,没有缝隙,铜钱就归工匠所有,于是就诞生了这个杰作。

还有盖房子的青砖灰瓦也与众不同,砌墙之前这些砖瓦都经过豆汁浸泡,洗过豆汁浴的砖瓦颜色经久不变。房梁上也有文章,铺了柞木炭,用来吸水防潮,减轻屋顶重量,而且冬暖夏凉。

房子屋脊角上从前往后一字排开六个小怪兽,听听名字吧:走投无路、梆子望月、随风打旗、为虎作伥、赶尽杀绝,最后一个叫鸱吻。鸱吻是龙子,善于贮水,可以防火。

院子里栽种着名贵花木,有两棵白玉兰正好栽在石头拼成的古钱方形钱眼里,新奇而巧妙,还有大片葱茏的牡

丹、桂树、石榴、紫藤……

庄园里要说得太多,像建筑特色三大怪,还有众说不一的地窖和唯美的下水道设计,都很有看头。

徜徉在庄园里,我思绪恍惚,仿佛穿越到了那个年代,看到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丫鬟、账房、管家们,都在演绎着各自的人生角色。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两个人。一位是牟墨林,他是清朝嘉庆年间的太学生,相当于如今最高学府的大学生。他父亲牟淳传给他上千亩土地,他把这些土地作为发家的资本逐步扩张,成为胶东最大的地主。另一位就是日新堂女掌门姜振帼,她生性果敢坚毅,从小就通读四书五经和一些古典名著,尤其深爱《红楼梦》,对荣国府的当家二奶奶王熙凤更是情有独钟。她不仅将日新堂的田地、商铺打理得井井有条,更能着眼大局,在动荡的时局里庇护了一家人的周全。

走出庄园,从历史穿越回现实,栖霞的天还是那么美,风还是那么爽。